

零时差·YA书系  
畅销书·青春文学

# WHAT

惧怕……能让你睁大眼睛，提高警觉。

# WE

可有时，它也会让你远离真正的生活。

# KNOW



## 我们所知道的

[美] 芭芭拉·斯图尔特 著 杨筱艳 译



# 我们所知道的

[美] 芭芭拉·斯图尔特 著

杨筱艳 译

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 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所知道的 / (美) 芭芭拉·斯图尔特著; 杨筱艳译.

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 2017.8

(零时差·YA 书系)

ISBN 978-7-5568-2852-4

I. ①我… II. ①芭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5268 号

WHAT WE KNEW by Barbara Stewart

Copyright © 2015 by Barbara Stewart

First published by ST. Martin's Press,

An Imprint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Group, LL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17-0335

我们所知道的 (美) 芭芭拉·斯图尔特 著 杨筱艳 译

---

编辑统筹 魏钢强

责任编辑 刘晓静

装帧设计 费广

排版制作 蒿薇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[www.21cccc.com](http://www.21cccc.com) [mcc21@163.net](mailto:mcc21@163.net)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1/32

印张 8.5

书号 ISBN 978-7-5568-2852-4

定价 25.00 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4-2017-483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12056

零时差·YA书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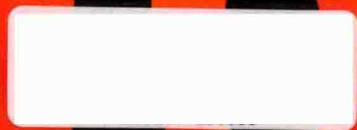
# WHAT

惧怕……能让你睁大眼睛，提高警觉。

# WE

可有时，它也会让你远离真正的生活。

# KNOW



## 我们所知道的

[美] 芭芭拉·斯图尔特 著 杨筱艳 译

怪物有——

布满鱼鳞的手，黑洞般的眼睛。

小的时候，特蕾西和莉莎最害怕

当地传说中的“密林怪物”。

在玩耍时，女孩们总会忐忑地

想起从未见过的“怪物”。

噩梦是——

永不停歇地惊慌逃跑，呜咽，抽泣，惊醒。

长大后，女孩们最害怕的成了

真真切切的乱麻生活。

遭遇校园霸凌、父母离异、朋友背叛，

过往乱糟糟的生活令人窒息难忍。

还好，那些我们所知道的阴影，

全会被明天的阳光照亮。

YA 文学图书：13-17 岁适读



麦克米伦世纪童书

ISBN 978-7-5568-2852-4



9 787556 828524 >

定价：25.00元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# 我们所知道的

[美] 芭芭拉·斯图尔特 著

杨筱艳 译

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 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谨以此书，致凯莉







收件人 : splicedhavoc@horizon.net

寄件人 : blackolcun@horizon.net

主 题 : SOS

你记得“香蕉人”，对吗？我们还是小娃娃的时候，就有这个传说了。还记得吗？就因为这个，我们常常绕好远的路回家。穿过整个中学，下坡走过布莱德利中学，经过医院，再上坡走过麦克莱伦中学，或者，越过小山坡，穿过公园。就我跟莉莎两个人，没有你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穿越过树林，也许你不害怕，也许你没什么好怕的。毕竟，他

想抓的只有女孩子。“香蕉人”，这名字真蠢。我小的时候，常把他想象成一个怪兽，有一双高跷一样的长腿，长长的牙，油腻腻的黑眼睛。上帝，关于那片树林，我做了多少噩梦啊！你知道吗？梦中，我总是跑啊跑，直到跑进一座简陋的小屋，以为自己安全了。可到头来，那小屋竟然是他的家，而他正在里面等着，等着用他那锯齿状的指甲把我撕成碎片。当莉莎把那个变态的事告诉我之后，一切就都变了——不，傻瓜。你知道吧，他把他的“香蕉”给我们女生看了。我画了一个流着口水的变态，他穿件系腰带的雨衣，秃顶，还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。可这并不是他现在的样子，也不是他曾经的样子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他以前看起来像是谁的老爸。我想，他是某些爸妈捏造出来的，目的是让我们远离那片树林。妈妈说，这个故事已经流传很久了。可，他是真的。现在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斯科特。杀他的人，是我。





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一种危险的情绪在脑海中弥漫。我一向很在意别人的行为，特别是莉莎的，而这次，我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，这种紧张感深入我的骨髓和五脏。我恨不得当时待在家里，或单独跟亚当去了别的什么地方。我们当时在三楼特伦特的卧室中，喝着甜掉牙的葡萄果酒，抽着烟，用特伦特昂贵的话筒鬼哭狼嚎。自从放暑假，四天来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些事。

可今晚不一样。

我们的脑子里热辣滚烫得像着了火。房间里到处都散发着男孩子的味儿：袜子、脏衬衫，还有别的，天知道是什么味儿。窗子开着，没有一丝微风能减轻闷热。平衡被打破了，本来应该是我和亚当一对，莉莎和盖比、特伦特和瑞秋。可盖比得去打工。接着瑞秋把特伦特惹恼了——就为了点儿蠢事。后来，她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出，她的汽车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，把我们都给逗乐了。

他们之间的争吵是一切的导火索吗？还是说，现在的后果远在这个晚上以前就开始了漫长的堆积，以至于后来火山爆发？自然的反应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。

“我的钥匙呢？”特伦特边问边在书桌上找着，“谁拿了我的钥匙？”

我喝光杯中暖热甜腻的酒，把酒水含在嘴巴里。我敢起誓，我感觉到牙齿正在被酒腐蚀。亚当正在拉扯自个儿运动鞋上的橡皮；莉莎站在爵士鼓后面，一边打着转儿，一边猛击着铙钹。

“要是你们几个家伙当中有人要我——”特伦特说着，把洗衣篮底朝天倒在床上，在一堆衣服里扒拉着。

亚当向后倒在床上，单肘支撑着身体，然后伸手去够窗台上的瓶子。“也许是瑞秋拿走了。”他说。见特伦特的下巴绷得紧紧的，亚当改口道，“不是故意拿的。”

“不，是故意的。”我说着，从他手里拿过瓶子。

莉莎点了点头。“特蕾西说得对，她希望你去追她。”她说着，手指飞快地转动一根鼓槌，“别去追，明天问她拿好了。”

“明天一早我就得上班。”特伦特抱怨着耙了耙蓬乱的头

发，一滴汗珠顺着他的脖子流下来，他的T恤又湿又皱，好像刚从洗衣机里扯出来一样。他抓过手机，开始按键。我们都没说话，等着看瑞秋会不会接电话。

“来吧。”特伦特说，“都起来吧，我们去散个步。”

我们四个磕磕绊绊地走在黑暗的街上。蠢透了，又浪费时间。特伦特和莉莎走在前头。外面气温仍有二十六七摄氏度，可从特伦特的卧室出来，就觉得有点儿凉飕飕的。我搓搓胳膊，亚当把他的白色牛津纺衬衫递给我，他有好多件这种牛津纺衬衫，全都一模一样。白色牛津纺衬衫、T恤、牛仔裤、黑色匡威鞋，他长年累月地这么穿戴，只是到了冬天，他会在外面套件黑色大毛衣。

“这件衣服能给我吗？”我将衣领拉起遮住鼻子，“它闻起来像你。”

亚当把我揽过去，放慢了脚步，拽我来到一户人家前面的草坪上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投入他的怀中。他吻得很温柔，不像特洛伊高中的那个浑蛋那么粗鲁匆忙，就在这个时候……

“少秀恩爱了。”特伦特的叫声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莉莎招手叫我们跟上，边走边吻挺不容易的，所以，最终我和亚当只是搂在一起，走着。在路灯下，我们都散发着一一种邪恶的美。莉莎的红唇变成了紫色，小辫子变成了古铜色；特伦特的眼镜片反射着灯光，使他的眼睛看起来像是已消失；亚当的头发黑得如同未干的柏油，将一道阴影打在他的脸上。突然，谁的手机响了。是特伦特的，瑞秋打电话来道歉了。

“是的，我要我的钥匙。不，我去找你。好吧，一会儿见。”

特伦特将一个纸杯踢到街面上，一辆汽车驶过，鸣着笛，“她会在中学跟我们碰面。”

希尔赫斯特中学，我和莉莎曾经的母校。特伦特和亚当上的是奥奈达中学。我们快到的时候，莉莎嚷嚷着饿了，所以我们就在一家加油站停了下来。我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，亚当给我买了包酸糖球。莉莎从加热柜里拿了一种雪茄形状的墨西哥食物。往布莱德利街走的时候，她将它的拿在手里，像拿着指挥棒一样挥舞着，想让它快点儿凉下来，她在顶端咬了一口，做出一个作呕的怪相。“来点儿吗？”她问我。

我瞟了一眼：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它看起来像一根僵硬的手指头。

“墨西哥卷。”

“牛肉的还是鸡肉的？”我戳了戳它，问道。

莉莎耸耸肩。

“算了。我还是不吃了。”我说。

墨西哥卷被莉莎扔在了街上。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响起，蓝色车灯闪烁起来。一辆警车停在马路牙子上，车窗玻璃摇了下来。我的心开始重重地跳起来。我想起了妈妈和斯科特，斯科特曾在一次静坐示威中因拒捕而被抓，我妈不得不把他保释出来。

我调整了一下呼吸，又吃了个酸糖球。

“你往地上扔了什么？”一个警察问，很显然，他是冲着莉莎问的。可莉莎指着自己，一脸无辜，还四处看了看：“我？扔墨西哥卷？”

“捡起来。”警察命令道，“否则我要给你开乱扔垃圾的罚单了。”

莉莎犹豫了一下：“它是可以生物降解的。”

“也许不是。”特伦特说。

莉莎瞪了他一眼，然后转向警察，问道：“真要捡？”

莉莎，求你了，别这样——我想。亚当抓住我的手捏了捏。警用无线电嘎嘎响起来，警察看了看仪表盘。“捡起来。”他直截了当地命令道。莉莎轻快地扭着，手臂摆动，穿过车前灯的光束。我们看着她。只见她用手指头捏起那个墨西哥卷，举到眼皮底下，好像那是个有毒物品。“高兴了？”她说。

那名警察微笑着招招手：“睡个好觉。”巡逻车掉头向医院方向驶去。特伦特爆发出一阵大笑。“他在耍你。”他说。

“去他的。”莉莎反击道，做了个扔棒球的动作。

“别这样。”我说，害怕警察去而复返，“学校有个大垃圾箱。”

“你帮我拿着好吗？”

我躲开她伸过来的手，往小山坡上冲过去，可莉莎用不雅的姿势挥舞着墨西哥卷，紧紧跟在我的后面。我们咯咯笑着，在校园的阴影里，你撞我我撞你，等着男孩们追上来。空荡荡的操场看着让人毛骨悚然——比充满了尖叫的小孩子的白天还要幽深。东边入口处的灯光照得没那么远。篮球架后面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。我们四个坐在操场边，翻看手机，铁丝网围栏的阴影像一张黑色的网，把我们四个全都罩住了。最终，瑞秋的两厢汽车开上了小山坡，我猜，看到特伦特不是一个人来

的，她一定很生气。因为莉莎挥手后，瑞秋就一踩油门，猛地转了个弯，好像故意要撞向我们。大家都赶紧往后跳着躲闪。这时，特伦特的钥匙被她从车窗里丢了出来。

“你这个笨蛋！”特伦特冲着车尾的黑烟吼道。

我拉了拉莉莎的辫子，唤起她的注意。“我得走了。”我小声地说。

“早着呢，”莉莎说，“还不到十点。”

我捂着嘴，悄声说：“去解个手。”

“去学校后面。”她说。

我看了看黑乎乎的窗子，又扭头看向别处。

莉莎不无夸张地重重叹了口气：“放心去吧。”

我用鼻子认着路，走到希尔赫斯特学校后面。我可不是第一个，就算在那天晚上，我也不是第一个在这里解手的人。我朝阴影更深处走去，祈祷着那个笨蛋警察可别在小路上巡逻。或者，更糟糕——那些醉醺醺的流浪汉可别从拐角那儿跌跌撞撞地走出来。

“莉莎？”我压低嗓音叫道，“小心那些怪人。”

她的声音从墙那边传来：“我小心着呢！去吧！”

我解开短裤，一边想着小心“香蕉人”，一边打着哆嗦。我有许久没想起这个蹩脚的“传说”了。我大了，不再害怕什么恶魔之类的。可是，当看到一道长长的黑影在柏油路上慢慢地渲染过来，我还是开始紧张了。我紧张得无法动弹，直到听见一阵笑声和追跑声。莉莎、特伦特和亚当过来了。“听到你撒尿的声音了！”莉莎在拐角那儿叫道。